

旅途快乐丛书

决斗直布罗陀



中国旅游出版社

第一章

丹尼斯·威尔斯驾车从海洋公园饭店停车场飞速开出，差点儿撞在一个刚好避开它的巨大卡车挂车上。挂车司机猛按喇叭，使他饱受剧烈鸣叫之苦，然后才消失在泽西城来来往往的车辆之中。威尔斯这辆大众牌汽车已破旧不堪，黄漆剥落得象鳞片一样。一进入快车道，威尔斯加大油门，由于行驶太快汽车开始颤动起来。直到哈得逊河下面连接曼哈顿的隧道入口时，他都把脚紧紧地踩在油门上。然而，他这辆1971年的大众牌汽车性能低劣，使他不能离开右边的汽车行列，只好缓慢地行驶在那些卡车中间。

他脑子里充满了发动机的噪声，在自己的裤子上一只接一只地擦着汗湿的双手。丹尼斯·威尔斯长着圆圆的头，头发略微卷曲，目光朴实自然，不大引人注目。象与他同龄的无数青年黑人一样，每天早晨离开哈莱姆或布朗克斯去干活。

6个月来，他一直在海洋公园饭店收拾房间。由于他干活细心，被选中打扫最后一层楼房，这一层住着饭店老板唐纳德·米尔斯：一位长着棕色头发、身体瘦削的年轻人，他从自己的楼顶房屋操纵着秘密交易。他的清洁狂需

要丹尼斯·威尔斯经常打扫楼层，这使得他在几小时前获悉了一个消息。这令他极其兴奋，经过数周令人厌烦的和毫无结果的监视之后，他终于领到了一大笔钱。

他驱车离开快车道，涌入隧道，在里面不得不突然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 10 公里的速度缓慢行驶，隧道里充满了排放的烟雾。他焦虑不安地看了一下手表，差不多 6 点了！原则上，每天 6 点半，他同他的“联系人”碰一次头，他不由得思索着自己是否能按时到达那里。

他的心砰砰地撞击着肋骨，一只眼皮烦躁地眨巴着。他的第二个秘密职业在他看来是很容易的。现在他准备迈出极其危险的一步，他几乎想折回去，同时他知道自己会一直干到底……为了给自己鼓气，他重又想起了他在海洋公园饭店最后一层楼房听到的谈话。

是关于毒品的谈话。

正是此事使他一直来到了隧道出口，出现在世界贸易中心巨大的姊妹塔旁，并曲曲折折地行驶在曼哈顿下部，以便驶到单向通往城市上部的第十一林荫大道。他向上部驶过 20 多座楼房，而且会毫无问题地继续走下去。这时，身后一阵汽车喇叭声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时他已到了第 32 街和第十一林荫道的交叉路口。他从汽车后视镜上望了一眼，发现一辆白色的别克牌小客车不顾林荫道上的红灯

信号继续疾驶，勉强地穿过从横路上出现的车辆溜了过来。

这在纽约是常事。

丹尼斯·威尔斯又把目光盯向自己的前方。

再往前还有 10 座楼房，在离开汽车行列前，他又瞧了一下后视镜，顿时他的脉搏便跳快了：那辆白色小客车正在后面几米远的地方跟着他！他透过有点发蓝的风窗隐隐约约看见车里有两个人。这辆车子很象他老板一位助手的车子！但在纽约有数百辆白色的别克牌小客车……为使自己完全放心，丹尼斯·威尔斯突然拐入了双向的第 42 街，再走上单向通往城市商业区的第十林荫大道，然后从第 41 街回到第十一林荫大道……

他回头望去，那辆白色的别克牌小客车已消失不见。他感到放了心，加速行驶，想赶上所有绿灯。现在已经 6 点半了。

再往前还有两座楼房，他的心紧张得跳到了嗓子眼里：那辆白色别克牌小客车重又跟踪着他，不知它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与他只有一楼之隔！他放慢速度，但马上，那辆车躲在一辆卡车后面。丹尼斯·威尔斯紧踩油门，脑子里一片惊慌，急得腹部直痉挛。他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是怎样发现他的呢？现在，他几乎肯定，那辆别克牌小客车就是经常停在海洋公园饭店停车场、供一个叫托尼·普尔的家

伙使用的那辆车子。

如果他没有弄错的话，这不可能只是偶然的巧合……

他完全陷于绝望，未放慢车速就从他碰头的地方——卡萨·诺斯特拉店门前开了过去。这个店铺是一家意大利酒吧间，地板上铺满了木屑，外表不大好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返回自己在第125街的家里，并于第二天若无其事地回去上班。也许这正巧是一次例行公事的监视。海洋公园饭店的老板唐纳德·米尔斯具有一种几乎反常的猜疑性格……然而，丹尼斯·威尔斯犹豫不决。他独居一地。如果跟踪他的人来到他的家里并对他抱有恶意的话，他是无法自卫的。在哈莱姆，邻居们是从不撂下手边的活儿去帮人的。

他烦躁地摸着自己的胡子。在街上，人群可保护他。他寻思还是应该通知一下那些雇用他的人，把他掌握的情况告诉他们。他心里记着一个求救的电话号码，那里的一个自动传话电话机昼夜24小时都工作。他抑制住自己的惊慌，拐入右边的第62街，沿着中央公园南面行驶。正好在第七林荫大道的拐角处有一个电话间。他偏斜地驶往人行道，从后视镜里又看了一眼，没有见到那辆白色别克牌小客车。他停下来，钻出小客车，走进电话间，拨了他心里记着的秘密电话号码。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丹尼斯·威尔斯朝金属隔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电话正好占线。他又拨了号码，这次接通了自动传话机。与此同时，他看见那辆白色别克牌小客车开了过来，停在他的车后面。一个人敏捷地从车里走了出来，丹尼斯·威尔斯一下便目瞪口呆了。

那个人确是托尼·普尔：1米9的漂亮小伙子，活象克林特·伊斯特伍，是唐纳德·米尔斯最喜欢的杀手。

象平常一样，他非常漂亮，穿着湖绿色的丝绸衬衣，天然羊毛色的长裤和漆皮皮鞋。手腕戴着一块劳力士手表，大概不算钻石光金子就有两公斤重。他径直朝电话间走来。丹尼斯·威尔斯怕得脑子里空空如也，匆匆忙忙地对着话筒说了几句话，然后便赶紧挂上了。托尼·普尔不可能知道他讲没讲话。当电话间的门突然滑动时，威尔斯回头一看，托尼·普尔用强健的宽大肩膀把狭窄的出口完全堵住了。丹尼斯·威尔斯强露出合乎礼仪的微笑并象乌鸦叫般地说道：

“啊，托尼先生！你在这干吗？”

托尼·普尔青铜色的漂亮脸庞仍然冷漠无情。

“那你呢？”他说。

丹尼斯·威尔斯傻呵呵地笑着说：

“你不是看见了嘛，我在打电话。”

“给谁？”

这个问题就象一条眼镜蛇伸开那样脱口而出。丹尼斯的目光闪烁着，欲言又止，终于嘟嘟囔囔地说：

“给……给一位女友。”

托尼·普尔摇了摇头，把一只关节巨大的肥厚大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手指象把铁钳一样掐入了他的肌肉里，为了盖住车辆的噪声，他大声说道：

“丹尼斯，我认为你是一个顶坏的撒谎者！走。”

为了不引起行人们的注意，他面带机械的微笑把丹尼斯拉出了电话间。丹尼斯·威尔斯用焦虑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中央公园南面的人行道，道上挤满了匆匆忙忙的纽约人，街对面停着的出租马车，一些车夫懒洋洋地躺在马车里。没有望见一名警察。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用一种假声抗议说。

他不敢过于抗拒，假装愚昧无知。紧紧抓住他锁骨的手指毫不容情地把他拖向那辆白色的别克牌小客车。

“我会向你作出解释的，”托尼·普尔说。

丹尼斯·威尔斯对他说话的语气感到惊慌，这次想进行挣扎。一位行人站下停了一会，但托尼·普尔已把他扔进了别克牌汽车里，并上来坐在他的旁边。司机马上开动汽

车。丹尼斯·威尔斯抖动着身体，尽力抑制住自己的惊慌。没有任何具体东西可指控他。他必须进行辩解。

“托尼先生，”他一边按摩着自己疼痛的肩膀一边用呜咽的声音说道，“你把我带到哪儿去？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什么也没有偷过，我向你保证。”

有一天，海洋公园饭店的一名雇员从唐纳德·米尔斯的办公室里偷了两瓶莫埃特和尚东牌香槟酒，托尼·普尔便把这名雇员打死了。

托尼·普尔没有回答。白色别克牌小客车走上了中央公园曲曲折折的道路。马上，托尼·普尔用其巨拳击在丹尼斯的嘴巴上，击裂了他的上唇。

“你是为他妈的毒品管理处干事的一个该死的间谍。”他咒骂道。

丹尼斯·威尔斯觉得自己的括约肌都快支持不住了。恐惧使他不敢反抗，他刚要打开车门，就听见“咔”的一声：司机从后视镜里看见了他的举动，把车门锁闭了。

*

白色别克牌小客车迅猛地驶入了海洋公园饭店的地下停车场，停在电梯旁边。托尼·普尔把丹尼斯从车子里拉出来，一直推到电梯那儿。

在电梯间里，托尼从腰上取下一把钥匙，插入打开最后一层楼门的锁眼。丹尼斯·威尔

斯感到自己双腿发软……他们来到铺着一块紫酱色厚地毯的走廊里。托尼·普尔敲了一扇红木门，门上挂着一个铜牌：唐纳德·米尔斯——总经理。一个声音喊道：“进来。”于是托尼把丹尼斯推到室内。

唐纳德·米尔斯懒散地躺在一把可倾斜的皮扶手椅里，穿着紫罗兰色蜥蜴皮皮鞋的双脚搁在办公桌上，白纱衬衣在上腹部敞开得很低，裸露出他骨骼粗大的胸脯。他相当漂亮，长着一头黑油油的密发，朝各个方向散开。前额上有一个之字形的大伤疤，是从摩托车摔下来留下的印记。

“这小子给人打电话，”托尼·普尔说，“他不愿说出是给谁打的。”

丹尼斯·威尔斯吓呆了。唐纳德·米尔斯双脚跳下来，走到他身边转来转去，象个老鹰那样冷漠无情地围着一个死猎物转。他那黑亮的眼睛没有任何表情。

“那么说，小家伙，”他装成一位仁慈的好好先生问道，“你在监视我们了？”

丹尼斯·威尔斯很惊异自己竟有了回答的勇气。

“这不是真的，”他声音呜咽地辩白说，“我真是在干我的活儿，米尔斯先生。”

唐纳德·米尔斯突然抓住他卷曲的头发，把他的脸拉到自己面前。

“小坏蛋！黛安娜看见了你。”

“这不可能！我丝毫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这位年轻黑人从高音部发出的声音象乌鸦叫一般。

唐纳德·米尔斯朝办公桌俯下身，摁了内部对讲机的一个按钮。

“黛安娜，来一下，我需要你。”

过了一会，一位女子走进了办公室，真象从一部恐怖影片中径直走出来的人物。盘成发髻的黑油油的头发衬托出她那猛禽般的外形，又黑又粗的面部轮廓使她绿黄色的眼睛更加突出，象鳄鱼的眼睛一样，给人一种恐怖感。紧身黑色西式女服显出充分发育的身体，裙子下面露出穿着黑色长袜的长腿，脚上穿着15厘米厚的薄底浅口皮鞋……她的手指上戴满了戒指，沉重的金手镯在手腕上发出互相撞击的响声。

丹尼斯忍受不了她邪恶的目光，因而别过了头去。她的来到使他越发恐惧。黛安娜·曼根是唐纳德·米尔斯的情妇，是能抵销他同性恋爱好的少数女人之一，而且比他更残酷无情……

“告诉我们你所看见的情况，”唐纳德·米尔斯对她说。

“这个家伙放下吸尘器，把耳朵贴在你办公室的门上，偷听你同达奇的谈话。他没有察觉我发现了他。”

唐纳德·米尔斯点着头，把自己的细手指

伸进又黑又密的头发里。

“听见了吧，丹尼斯，”他声音温和地说，“你最好还是向我们说真话。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的。你为禁毒管理处干了很长时间了吧？”

丹尼斯的喉咙哽得太紧了，未做回答。他只是否定地摇了摇头。

托尼·普尔插进来说：

“让我处理他吧。”

唐纳德·米尔斯脸上掠过一丝厌恶的神情。

“啊，不，别在这里！你会弄得到处肮里肮脏的……”

“只有把他带到弹子房去，”黛安娜·曼根建议说。

“好！”托尼·普尔赞同道。

他急于能帮上一点忙，抓住丹尼斯的胳膊，拉着就走。整个这层楼都禁止闲人进入，因此他们不会受到打扰。在走廊尽头，有一个做娱乐室和储藏室用的大房间。房间中央有一个大弹子台，尽里边有一个巨大的制冰机，它造出冰块，通过一个冷却管道送往厨房，象诺曼底的一个橱柜那样高大。它整天颤动着，发出隆隆声，吃进一米长的巨大冰棒。托尼·普尔把丹尼斯推进一个发出恶臭的小房间，他常在里面审问那些不老实的交易人。房里的唯一家具是一把牙科医生用的旧扶手椅，上面焊有可使病人手腕和脚腕不能动弹的铁环。托尼·

普尔迫使丹尼斯坐进扶手椅里，把他的手脚固定住，然后直起身来。

“你耐心等着，”他快活地说，“我去找我的工具！”

丹尼斯·威尔斯目送他出去，怕得脸色灰白。

*

托尼·普尔细心地卷起自己绿绸衬衣的袖子，摘下金劳力士手表，把它放在弹子台上。接着他掀开一个金属手提箱的盖子，露出了一个带有好几个钻头的钻子。丹尼斯·威尔斯从小房间开着的门注视着他，感到自己身上浑身是汗。他无法把视线从托尼·普尔刚刚装好的工具上移开。托尼·普尔朝他瞧了一眼。

“你知道人们叫我什么吗？”

丹尼斯·威尔斯欲言又止，没有回答。托尼·普尔拧紧一个中等粗细的钻头，并开动了钻子。房间里响起了刺耳的隆隆声。托尼马上又关了钻子，叫被固定在扶手椅上的丹尼斯回答他的问题：

“黑鬼！这很有趣，不是吗？”

丹尼斯吓得睁大了眼睛，瞧着他象个准备干零活的熟练工人那样朝他走了过来。

“托尼！”他说，“你不要……干什么？唉，不……”

他嘴里说的话颠三倒四。他蜷缩在扶手椅上。托尼·普尔用他的左手把收音机完全打

开，顿时房间里充满了摇摆舞曲；丹尼斯·威尔斯甚至没有听见钻子重又转动起来。托尼·普尔朝前俯下身，两手握着钻子，以准确而有效的动作，一下便把钻子钻进了丹尼斯·威尔斯的右膝里。

丹尼斯的喊叫声盖住了音乐声，但很快便哽住了，钢钻从这边穿过去从那一边又钻出来，当钻到扶手椅的金属边缘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时才停了下来。

托尼·普尔泰然自若地把钻子从一股血流中抽出来，并抬眼望着丹尼斯：丹尼斯·威尔斯疼得浑身颤抖，呕吐着，接着便失去了知觉。托尼·普尔移动了一下，把钻头顶在另一个膝盖上。

*

唐纳德·米尔斯抬起头来喊道“进来。”

托尼·普尔眼里闪着一种奇怪的光芒，他的手上和前臂沾满了斑斑血迹，奴颜婢膝地微微一笑表示歉意。

“搞好了，老板！不过他真使我厌烦。我开始腻烦钻孔了。”

米尔斯厌烦地蹙了下眉。托尼·普尔的残忍不时地使他反感。不过在一个象他这样的组织中需要托尼·普尔之类的人。

“怎么样？”

“他确实是为毒品管理处干事的。”

唐纳德·米尔斯料到了这一点，但仍然感

，到极端不安。禁毒管理处很久就盯上他了，当然，他们还从没有这么近地盯过。

“他的工作包括些什么？”

“了解你所做的一切，你的交易活动，你会见的那些人。这个家伙监视你已有3个月了。”

“他知道了些什么情况？”

“几乎什么也没有，”托尼·普尔为让他放心而肯定地说，“你太谨慎了。”

米尔斯并没有因为听到人恭维自己而高兴。他有点不快地问道：

“那么今天呢？他是什么时候偷听的？”

“他说他没有听清是什么重要事情。他只听到你说鹿特丹和一大批4号货物。”

“他来得及举报我们吗？”

托尼·普尔犹豫了一下说：

“我想没有。他对我说，电话占线了。”

“你这样认为吗？”

“是的。他抖得很厉害。他本来做点随便什么事就可叫我停下来。可在拐弯时他动摇了。”

唐纳德·米尔斯不愿听这类细节。他已考虑好对付的办法，因为有可能丹尼斯·威尔斯仍在说谎。很久以来，他就担心会出现这样的事，而且这次涉及的是他最大的、也最复杂的一次交易。

“好吧，托尼！”他说。“你干了件顶漂亮的

事。”

他站起来，走过去打开巨大的保险箱，它占据着他办公室整整一块护墙板，每层搁板上放满了装着一叠叠百元美钞的棕色纸袋。唐纳德·米尔斯拿出一个纸袋，没有把钞票点一点就递给了托尼·普尔。

“拿着，你可以换换你的别克牌汽车了。”

车子，这已成了托尼·普尔的犯罪工具。他拿过纸袋，但没有走开。

“怎么处理他？”

“他还活着？”

托尼·普尔露出了凶残的微笑。

“哦，不过这个能够顺利解决的。”

唐纳德·米尔斯象他每次考虑时那样，把双手插进密发里。不能让丹尼斯·威尔斯做对他们不利的证人。杀死他是容易的，但需弄走尸体。如果禁毒管理处监视着他们，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就可能监视饭店……但是不可能在他的房间里无限期地保存一具尸体……他搔着头。

“你有什么办法？对于尸体。”

“制冰机……”托尼建议说。

唐纳德·米尔斯向他投去惊愕的目光。

“笨蛋！你会把机器弄坏的！”

托尼·普尔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说：

“这个家伙不会比冰棒更硬！有一次，我看了里面一下，那是一个真正的绞肉机。再

说，这也避免了把他整个地弄出去。”

唐纳德·米尔斯再次打断他说：

“好，好，你去处理吧，但别把机器弄坏了，人们还要用它。”

*

托尼·普尔轻蔑地凝视着倒在扶手椅血泊之中的丹尼斯·威尔斯。他膝盖上和肘关节的窟窿仍然在流血，疼痛使他陷入了昏迷状态。在弹子房里，旁边的制冰机轻轻地颤动着，上面有一个长方形的漏斗，人们把冰棒从漏斗里塞进去。

他把钱袋放在弹子台上自己劳力士手表旁边，找来一个板凳放在机器旁边，接着把还没有恢复知觉的丹尼斯·威尔斯解下来。尽管他有大力士般的力气，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顺着板凳把丹尼斯竖起来，把他的脖子靠在漏斗的棱边上。他努和最后一把力，把丹尼斯又提起一点，然后把他翻倒在漏斗口里。丹尼斯·威尔斯的头被卷了进去，接着是一只肩膀，而其余部分仍留在外面，因机器的颤动而摇晃着。机器的隆隆声变得尖锐刺耳，并开始剧烈地颤动起来。切冰的刀片绞着皮肉，然后，只需用置于后面的容器接住肉块并偷偷地把它们扔掉就行了……突然，机器好象发火了，受到折磨的齿轮发出了令人不安的响声，接着一切都停了下来。

丹尼斯·威尔斯死后还战胜了制冰机。

托尼·普尔愤怒得发狂，破口人骂道：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你遇到麻烦了，托尼？”

托尼·普尔一下子转过身来。黛安娜·曼根靠在弹子台上正以亵渎和自娱的目光凝视着他。

“噢，不……是的！”他说。“我想了一个办法，却失败了！这个该死的家伙把机器给卡住了。唐纳德知道会生气的。”

黛安娜往制冰机上露出的半个身子冷漠地瞧了一眼。

“我来设法处理它。我说得他的情况对吧？”

“对，”托尼说。“这个坏蛋是为禁毒管理处干事的。”

“你让他招认了？”

“是的。”

“好。”

她黄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某种东西，超过了她平常的凶残。他们面对面站着，相距不到一米。黛安娜慢慢地走过来，以同样的慢劲贴在托尼·普尔肌肉发达的胸脯上，绸衣靠着绸衣。托尼·普尔保持着警惕，没有作出反应。同黛安娜在一起，谁能料到会怎么样呢。有一次，他用手摸了一下她的屁股，她就打了他一记耳光……因为他没有动弹，她挑逗地问道：

“你对我感兴趣？”